

護

章

著錄丁



大汪書鋪印行

1731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五月初版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日再版

韋 護

丁 玲 著

發 行

大 江 書 鋪

上海北河南路景興里五八四號

實價大洋七角五分

第一章

原书空白页

一

章護穿一件藍布的工人衣服，從一個僅能容身的小門裏昂然的踏了出來，那原來缺乏血色的臉上，這時卻仍保留着淡淡的一層興奮後的緋紅，實在是因為爭辯得太多了，又因為天氣太悶，所以呼吸遂急促得很。他沒有注意他那步伐的不適宜於他身體，很快的朝那胡同的出口處奔去。而且在心中也猶自蘊蓄着一種不平。他覺得中國的這般人，這所謂同志，所謂康敏尼斯特，不知為什麼只有直覺，並無理解。又缺乏意志，却偏能固執。他一迴映起適纔的激辯，他不禁懊悔他的回國了。在北平的如是，在上海的如是，而這裏也仍然如是。你縱有清晰的頭腦，進行的步驟，其奈能指揮者是如此其少，而欠訓練者又如此其多，他微喟着舉起那粗布的袖口，拭額上的汗點。

「喂，德娃利斯章！那兒去？請慢點啊！」

他側過身來，那高人，穿着白袍的柯君，便站在他身旁了。他繃一繃眉，偏

說：

「對不起，我要用飯去了。」

「呀，正好，一同去吧。」

柯君的殷勤，並不能引起他的興致，但他不願再回絕了，只好請他到這一點的唱經樓那裏去。因為在那裏有一家吃麵包的地方。

時間是欲暮了。一陣陣的歸林的鳥鴉，慢天的飛旋起；遠寺的鐘聲也不斷的顫響着。兩人在不明的路上向東行去。章護看着偶爾閃起的燈火。不覺連步履都似乎有點惆悵的樣子，在少人行的馬路上，很懶然的拖着了。

另外那人，也默然的隨着，時時看那路旁的矮瓦屋，及屋前張望着的窮人。那些人都裸着半身，赤紅的背，粗的短髮，並帶着極與那強悍身軀不調和的閒

暇，悠然的揮着大扇，或抽着烟桿。他又去望天，滿天陰沉沉的，無一顆星。他自語般說：

『我想快要下雨了，星都被吹走了呢。』

剛說完就覺得錯了，因為確是沒有一點風。想去改正那吹字，但身旁那人並不作理會，所以只在心上加一個改正，並沒再補充出。他覺得他的德娃利斯彷彿復着惱似的，便又搭訕的向他問及許多閒事。

這個便也不住的隨口答着，且問：

『你怎麼像個安徽人？』

『可不是，我就在安徽生長的。』

『我早先只看你身材和氣色，還以為是個北方人呢。』他實在不能被什麼引起趣味，而且很覺得這談話之無聊，但人情和工作，都磨煉得他很不願使人感到不快活，他簡直是一個很能犧牲的世故者呢。

於是柯君便講起許多故鄉中的事，話又幾次爲對面衝來的行人打斷了，因爲這已是一條很熱鬧的，有着店鋪的大街了；他又不憚煩的繼續着講，而章護却很抱歉，他實在聽得太少了。

在一家有着玻璃窗的門邊，章護便讓柯君在前，走進了這家在這街上很仄着異彩的洋菜館子。零零落落有五六張小方桌，桌上鋪了灰色的白布氈；在另一張大白木桌上，擺滿了玻璃杯。他們在最後的一張桌上坐下了。同時還有兩個學生模樣的人在吃刨冰，詫異的，又缺乏敬意的給了穿短褂的章護一個白眼。章護也同時感到這衣服之不適宜於此地了。他輕聲說：

『忘了到對門那家天津館去了。那火燒很不錯呢。柯君，我很後悔到這地方來，我沒有換衣服呢。』

『不要緊，夏天，誰留心。』

菜一樣一樣的依次上來，口味真奇特，那炸魚，像鱸營，那牛排，好難嚼

呀，韋護不禁笑了。他想起那些連麵包屑都感到是美味的人們來，他眼前所恍起的，又全是那些裹着大圍巾的女人，和穿起大皮靴的瘦弱小孩來。而且他那時，不也正是每天只能得一個麵包和十支烟捲，雖說他每星期都能領到很够用的薪水，而且家中也不時寄錢去。於是他將那麵包皮一口吞到嘴裏去，且讚美着：「好味呀！」

柯君被他惹得打起哈哈來了。

於是他與柯君拉雜的談着過去的事。

他的語言是超過那許多事實，而柯君的全心神是並比那一雙木然望住的眸子還專誠。末後他停了話，望着那臉笑了，他笑他怎麼他的五官就剛生好了是專為聽人說話的。柯君還要問現在怎樣了。他告訴他已好多了，如果他現在要去，可不必為那一切憂慮。

吃完了晚餐，韋護又把腳伸長起，踏到隔壁的一張檯上去，頭仰着，腰向後

去，大大的喘着氣。他實在覺得穿短衣真舒服。但他卻厭煩的說：

「這南京真無味！」

柯君也響應了他，其實他在他的那蒼白和陰鬱臉上所感到的無味只有比從南京得來的多。

柯君還想找點話來說，卻一時想不起，看到站起身預備走的韋護，便又拉着他坐下，說是不如還吃點冰激淋。

韋護也無可不可的又留住了，因為他認為轉去了也一樣的乾燥無味。

在冰激淋又快吃完的當兒，柯君俯着頭去望那剩在杯中的，已變為流質的東西，他忽然叫了起來：

「走，不要遲延了。我們去吧！」

韋護冷然望着他，略帶點可笑的神氣。

他急忙站起，去穿他那件白袍，又催着不動的人：

「包你不錯，去，有趣的地方！你說南京無味，來吧，看看，這就是南京的味！」

韋護以為總是秦淮河那一類地方了；他卻搖頭，問他，他只是那樣像瘋了一般的說：

「唉，告你呵！你可要答應去，我纔說。唉，告你呵！哈，那裏，那裏有的是酒！有的是音樂！有的是放浪和自由！有的是詩！……」

韋護聽到這最後一句，忍不住大笑了。他認識他一星期了，他永想不到他會說出這末一句極與他思想和靈魂不相襯的話，他一定不知在什麼地方抄襲了來的。

柯君不理會他，且放重了聲音，完成他自己的話：

「而且……有的是女人！」

女人，這於韋護無用。他不須要這東西。他看得太多了。一月來，在北京所見

就四五十人，在上海又是二十多，且就在這南京，不就正有着幾個天真的女孩，在很親近他嗎？他真够受了這東西，那所得來的不痛快，寧使他害病都成。何況他享有得也太多了。那中國另一時代的才女的溫柔，那法蘭西女人的多情，那坦直的，勇敢的新俄的婦女，什麼他沒有嘗過？現在呢，過去了。他無須這個，他只能將他的時日爲他的信仰和目的去消費。他站起身，去握他朋友的手：

「好，去你的吧！去你那有趣的地方吧！我祝福你，可是失陪了。對不起，我要休息了呢。」

柯君露出一副欲哭的臉，握着他的手不放。他非要他同去一遭不行，一分鐘也好，他全爲要證實他並沒有誑語。他又懇求了他。

韋護最後抓着他朋友的腕，向外推着說：

「好，走吧，孩子！陪你去。」

二

路是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街，魅異的，沒有燈，很怕人。韋護手挽着他朋友，跟着高高低低在不平的路上跑。他極目力去辨認那兩旁的瓦檐，及屋旁的小隙地，他想到一些很奇怪，很浪漫的事上去。他又望他的朋友，看不清，只是氣喘噓噓的，帶着他朝前奔。韋護不禁從他朋友身上很感到趣味起來，也就微笑着去碰那肘子：

「說，到底是什麼地方？而且你，……你儘管告我，我好明白，如果真好，我就幫你忙。」

「瞎說！我是無希望無目的的人，你不必問。去了就知道。若是嫌不好，你對我使眼色，我總站起身走。」

韋護一聽那聲音，其中就含有笑。看見他老不肯說，似乎有點生氣了。但覺得別人既固執着要保存那趣味，便也原諒了。卻還逗搭着說一些別的話，希望能在這裏面得一點事實。柯君是始終少言的，一直到了一家門首。

門是又低又小，而且從那暗灰色天空中相襯出的牆瓦，也是波似的，總疑心什麼時候在風雨中便會坍倒了下來一樣。柯君輕輕的就敲門。韋護朝四下一望，見鄰近只有很稀少的幾棟矮踏踏的黑屋，歪歪斜斜的睡着，安靜得像沒有住人似的。他想，這那裏像個城市。而且很疑心起來。他便看定從黑門上所現出一條長的白的柯君的影子。

一個清脆的女人的聲音便響起：

「誰呀！」

韋護似乎有點怕了起來，便退一步站着。他很想立即明白這是一個屬於怎樣的社會。

『是我。』柯君柔和的答着。

『我——我』又是誰呢？』聲音是近了攏來，就在門背後。而且隱隱又聽到一羣吃吃的女人的笑聲。並且又傳來一句另一個像水在岩石上流過的聲音：『不說清，是不開門的。』

柯君大聲答：『是我，柯君呢。』

門背後的女人就大笑起來了，且大聲朝裏說：

『唉，是柯君呢。開不開門？』

韋護是爲這不敬的聲音，打起戰來了。而且氣惱着。正預備要去拖他的朋友走。而門便在幾個女人喊聲中呀的大開了。從房子裏的薄弱燈光中，辨認得出一個頗大的院子，在有着樹叢的大院中，正散處得有好些人影。韋護隨着柯君朝裏走。開門的女人是站在門後面去了，等他們走了進去，纔又轉出來在關門。

兩人走到人堆的中心去。柯君極親昵的喊着一個可愛的名字『麗嘉』。韋護

便也張着眼四望這些只穿着單衣的女體，更注意那所謂「麗嘉」其人者。

「麗嘉不在家。如若不願走，就這裏坐吧。」一個稍微有點胖的姑娘便站起身，騰出她坐的那張小長條板凳來。

他們兩人便坐到那條不隱的凳上去。

「柯君！說話呀，若是忘記了預備來說的，那我就替你說一句：『麗嘉不在家也一樣，橫順有你，我是不走的，就坐在這裏了。』」韋護去望說話的人，小小的一團，蹲在石階上，大約那身體的伶俐，總與其言語的伶俐一樣。而且韋護覺得這裏的人就沒有有一個是生有不會說話的嘴的，且更擅長那輕蔑的笑。他沒有感到愉快，又沒有說話機會，但他忘了柯君所說的使眼色的話，他願意充個極不重要的角色，將這幕劇看完去，且看個清白。所以他毫無感到不安的靜坐在那兒。柯君反一點也不像適纔的高興的樣子了。在這裏有一種空氣壓迫着他，他沒有力量去表現自己，他無聊的向他旁邊睡在籐椅上的人說：

「誰、睡在這裏？睡着了，恐着涼呢。」

一件寬大的綢衣，遮隱了那身體，蓬鬆的短髮，正散在臉面上，一雙雪白的脚，裸露着，不同姿式的伸在椅子外面去了。韋護不覺在心上，便將這美的線條，作了一次素描。他願意這女人沒有睡着去。果然，一個小的，不耐煩的聲音便說了。她謝了柯君的關心，卻又拒絕了他的關心。

柯君卻不自禁的叫了起來：「呵，是你，麗嘉！怎麼不做聲，裝睡着？人不好嗎？快告我！麗嘉！」

韋護的精神也提起來了，陡然一清爽，他看了他朋友，便又去望躺着的人。

「不，請你莫鬧，麗嘉很煩惱呢。」這不耐煩聲音，仍是從椅上答出。

「爲什麼呢？爲什麼？」

柯君便動了一下，像要伸手去扳那人一樣，忽的麗嘉便跳的坐了起來，一邊搖擺着亂髮，一邊也就大聲笑着說：